

走进世界茶的源头却仿佛走到了茶世界的尽头

□ 熊姗姗

地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的勐库镇,坐落于东经99度46分至49分,北纬23度40分至42分。地球上这一绝妙的位置,正是北回归线上太阳转身的地方。

金光耀眼的太阳神在天际随意转了一个身,却不曾想到,地上的万物与子民却因此获得了一个可以生生不息延续生命的机会。这绝非一个偶然的机会,生物优生带的恒春优势从此被秘境临沧的万水千山尽收占,许多世界级的自然密码与惊人发现,正在这片中国最后的原始山巅逐一解开,造福人间。

驱车行至勐库大雪山山脚的大户寨村停下,便可看到进入大雪山唯一的关口——森林防护站。进山的7公里小路平缓,坡度小,路面并不难行,只是需要消耗几个小时徒步,对很多亚健康者的进山者来说,还是有些吃不消。随行的9岁孩童带着好奇心,一路蹦蹦跳跳,毫无疲惫地说辞。尤其感谢摄影师大哥,他身材精瘦,但长期的户外作业,练就了他的过人体能,如此方为此次雪山行的队友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像资料。他边走边忙着抓拍,一面还振振有词:“哎呀,这个天堂般的地方值得再来,我一定还要再来。”置身于这座天然绿色基因宝库,太多的森林景致、参天古树,奇幻而苍劲,让我们的双眼应接不暇,却也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们带着无比虔诚的心情,一路往世界茶的源头走去。

也许,一千个哈姆雷特已经来过这里,也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用尽所有惊叹辞藻来歌颂过她。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感受一定各有千秋,但他们绝对都有一个毫无异议的共识——这里,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茶源。存世以来,所有关于茶的史诗与故事,一定是从这里开始

萌芽、衍生。

双江勐库大雪山,当之无愧可为全世界茶人心中的圣地。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大雪山的山脚,有冰岛、小户寨、大户寨、磨烈、公弄、懂过等知名古茶山,更重要的是上个世纪末,在海拔2200米至2800米的大雪山原始森林中,发现了堪称世界奇迹的15000亩野生大茶树群落。

据官方测算,这片野生古茶林的发现,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生长海拔最高、成片面积最大、树龄最长、古茶生长密度最大、树种基因最原始,而且是最适合饮用的野生茶。

千百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古茶树群落,大雪山野生古茶树群落却迟迟未被世人发现。原来,大雪山的植被过于茂密叠嶂,以至于生长在山里的一丛丛竹林像一道天然的屏障,一直阻挡着人们对大雪山真面目的探秘。

如果不是1997年那一场大旱,竹林全部枯死,隐藏在雪山间的古茶树仍然不会被人们发现。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这个野生古茶树群落吸引了无数的专家学者前来探险、考察。古茶林的生长环境为原生态自然植被,千百年来未受一丝一毫人为因素的干扰破坏,因此生物多样性极其古老而丰富,是珍贵的茶树自然资源遗产和茶种的活基因库、活化石。

适宜的温度、光照和充沛雨水,为茶树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生态环境,也是茶树优良品种的天然摇篮,所以才孕育了这片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野生古茶林和世界优良茶树品种——勐库大叶种。在海拔2700米处生长的一号野生古茶树,树高25米,冠幅南北长13.4米、东西宽11.9米,据测算树龄长达2700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野生型

古茶王。当我们一路坚定着意志走到1号树的时刻,那凝固了时间、忘却了空间的巨大植株,竟然让人无语凝噎。

然而,据说1号树并不是雪山的终点,要到达真正的山顶,还需要带上砍刀披荆斩棘,因为走过了1号树,就再也什么没有清晰的道路了。同行的人们已经气喘吁吁,有的省外茶友在2号树那里就停滞不前了。走到1号树的队友们,也不想再前进,因为在这棵充满了神力的圣树面前,人们都已经感觉到,这里仿佛已是走到茶世界的尽头了。

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命力,为何只有这棵茶始祖统领的万亩茶子孙,可以将生命之脆弱一再改写,一再延续?答案很明了,只有亲身走到这里,才知道茶的始祖是何样子。自诩万物灵长的人类,在这些屹立千年凛冽霜雪的生命面前,是何等渺小不若一粒微尘。站在树下,你只能感叹,多少的纷争与干戈,多少的爱恨与纠结,在这棵经受了千年时光熬炼依然能笑看风云的茶叶始祖面前,都是多么的不值一提。

从大连远道而来的茶修团队也随后到达,但带队的青荷老师体力透支,在2号树就宣告无法前行。稍事歇息后,她还是咬着牙来到了心中的神树面前,带着队友们在1号树下布置了一个自然唯美的筒朴茶席,她们烹煮茶汤,以茶表意、虔诚有礼,涤荡心灵。

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之中,野生茶树不少,野生茶树品种也很多。有些野生茶树种还不适合饮用,仅仅从口感来说,有些野生茶特别酸和苦,有些涩味重,有些喝了口腔和舌头发麻。而据向导称,早年间当地人采制的勐库大雪山野生茶香气优雅,香型独特,口感清凉甜顺,苦涩轻,汤质细腻,水路滑顺,

回味无穷,韵味十足。如今,随着相关生态山林保护政策和古茶山保护法规的出台,人们已不再难领略到雪山茶的原生味道。

勐库大雪山是临沧市境内的三座雪山之一,海拔极高,人迹罕至。千百年来,勐库茶品质绝佳的溯源,更多地应是得益于这座雪山无尽的发端与滋养。

勐库,这是一个早已被海内外茶界所熟知的地名。这里紧靠北回归线北侧,最高海拔3233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着优质茶叶生长所需的一切自然条件。因此,勐库大叶种茶,被茶界公认为大叶种的“正宗”和“英豪”,是云南大叶种茶的佼佼者。

雪山护佑下的勐库共有18个村寨,每个寨子的茶叶各具特色,被人们戏称为勐库18罗汉,寨寨有好茶。勐库人习惯以南勐河为界,将南勐河东边的山区称为东半山,南勐河西边的山区称为西半山。这些都是后话了。总之,任何一个来过古茶林的爱茶人,今生便无悔。因为在行茶之路上,这就是一场无法复制、无法言说的刻骨修行。文末,有茶友赋诗一首,昭示着此次雪山行圆满收官。毋庸置疑,未来对临沧世界茶源的佐证与探索,必定还将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无论怎样,唯有人与自然永生相伴,才是全人类对自然天赐遗产的共同祈愿。

勐库雪山寻道

草木盎然非春意,明前尖尖茶人痴;禅林浩渺如烟海,诗酒如茶亦如歌;三千世界微尘里,虚空粉碎一杯中;冰岛汤开江湖醉,雪山深里寻道来。

秋来栗香

□ 李学成

33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和哥哥、另有一同学和他的父亲急急往凤庆城里赶,为的是辗转去省城昆明读书。

进城需两天,第一天宿永新,次日到城。最艰难的路途莫过于第二日由江岸至三沟水梁子的那一段,行至中午,秋阳似火,困乏至极,移步渐滞。同学的父亲李叔说歇一会吧,一行四人便在村边的林子里寻凉歇息。李叔见我们饥饿难耐,一只手摸索着他身背的麻布挎包中取出10余粒本来要捐给城里亲戚的毛栗子,每人分食了几粒。清香鲜甜的栗子入,便觉腹中饱满了很多,人也精神了几分,添了些赶路的气力。那时栗子还是稀罕物,少数人家前屋后零星几棵,所产栗子常不舍自食,要拿去市上换些钱贴补家用。之前在放学的路上曾偷食过几回,却从未有过这般滋味,后来每食到栗子,总会想起那次上学路上食栗救饥的情形。

栗是五果之一,其他四果是枣、李、杏、桃。《黄帝内经》说“五果为助”,栗对人是很有益养的。首先有食用之功,栗中多含淀粉、糖分、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及其他矿物质,自古就有以栗代粮的说法。《名医别录》中有记栗子“益气,厚肠胃,补肾气,令人耐饥”。《清异录》中记载了以栗代粮的“河东饭”故事:“晋王尝穷追讨师,粮运不继,蒸栗以食,军中遂呼栗为‘河东饭’”。栗可谓“胜利果”。《史记》中早有记:“秦饥,应侯请发五苑粟,栗”。祖先在漫长的劳动生活中逐渐认识到了栗饱人耐饥的特点,开始大量的种植,陕西半坡遗址中就发现了栗子,中国可谓栗的故乡。《史记》中载:“春秋帝王曾大力嘉奖,凡栽栗千株,封千户侯”。可见栗对于国计民生重要性。其实在此之前,《礼记》中就已经将栗和枣、饴、蜜作为奉养长辈的重要食谱进行了规式。

栗有饱食功用的同时有着药用之效。《本草纲目》有记:“有人内寒,暴泄如注,令人煨栗二十枚,顿愈”。又说:“肾主大便,栗能通肾,于此可验”。《经验方》中亦有记:“治肾虚腰脚无力,以袋盛生栗晒干,每旦吃10余个,再吃猪肾粥助之,久必强健”。可见栗作为药用首先是益肾的。清代名医黄宫绣:“栗,肾之果也,味咸性温,体重而实,故能入肾补气,凡人肾气亏损而见腰脚软弱,并胃气不充而见肠鸣泄泻,饮此无不效”。

自古有食药用之说,栗就是一例,食之药也。食栗有三种吃法最好,各有益处,一为生食鲜果,利于治腰腿病,《随息居饮食谱》有记:“凡食均须细嚼,连

液吞咽有益”。但不能多吃,“若顿食至饱,反壅气伤脾”,吃东西亦有辩证法,把握度量,才能使身体的内环境和谐。二为风干而食,李时珍说:“风干之栗,胜于日晒”。三为粉而食用,李时珍主张“栗作粉食,胜于菱芡”。同粳米煮成粥,早晚服食,于肾虚之人颇有裨益,老年人尤其。

小时最初食栗是放学路上偷食。由学校回家的路上有户独户人家,村名起了户主“杨成象干沟”的名,虽不伦不类,却有人说就知。杨成象家有几棵栗树长在屋后的林边,秋天放学除了偷食他家家的板栗便是栗子。栗子硬壳利毛,像刺猬,每次靠近树都要小心翼翼,怕被扎了脚。有时抛石击打树上掉栗子,不小心掉身上,毛刺扎在身上痛得钻心。有次偷食被主人发现后慌不择路,赤着脚被树下的栗壳毛刺扎了,弄得很是狼狈,回家哭着叫母亲用针挑刺,从脚板上挑出足十余细毛刺。后来上中学,路过名叫红茂村的地方,见路上有一片栗树很想去偷食却不敢了,一是怕扎二是怕被骂,中学生的我内心添了些自觉与自重。到昆明读书方知栗也有可糖炒的吃法,远远地就闻阵阵香甜的栗香,可惜只尝过几粒,还是同学请客。工作后生活好了些,栗早成了平常食物,只是那树怀念还在心里。

栗树近似家山的麻栗树,只是果不同,看着无特别,是平常的故乡乔木,如今只要想种植便是。平常栗树于我会催起乡情,在《诗经》中它却是一棵爱情树。《郑风》有诗:“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此章之前是男孩子的咏叹,说东门有座小山坡,长满了草,我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就住在那,她的房子离我很近,可她的心离我却很遥远。此章是女孩的应答:东的之外的栗树,枝条早已伸进了我的院子,我的情郎啊,怎能说我不想念你呢,是你不来呀。栗,不仅是古老的爱情,也曾是故国的民心。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述:“汴京名厨李和儿,因外族入侵,带着糖炒栗的绝技流落他邦燕山。见故国使者来,便献上炒栗,挥涕而去。献给使者之栗是洒落胡尘的血泪。

栗作为最益之果,当然为历代文士诗人的喜爱。杜甫:“人村樵经引,尝果栗园开”“山家燕栗暖”。离乱中的诗圣因栗而得开心的闲暇。苏东坡:“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光晚,三啜徐收白玉浆”。辗转一生的旷才,因栗的食治腰腿好了许多。

庾信有诗:“秋林栗正肥”。方回说:“擘黄新栗熨”。秋风起,栗子香,满市的栗让人馋呢。

秧地

□ 郭绍龙

断地生息繁衍,使得这块土地生生不息、后继有人,他们一代一代地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开垦。今天,这块肥沃的坝子上,人们夏秋时节种植成片的烤烟,冬春时节种植金黄的油菜,在烟叶和菜花簇拥的碗窑村里,继承土陶制作技艺的人们,潜心制陶、烧陶、卖陶。他们生活的篇章,在新的年代里沿着百年延续下来的梦想,向着追求幸福的方向走去。2012年12月20日,碗窑村被国家住建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之一;2013年5月19日,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碗窑村土陶文化之乡”……在新的时空里,土陶制作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焦虑和茫然,他们世代都在追求着美好的人生,但是,要怎样才能绕过那些磕磕绊绊的命运起伏呢?要怎样才能走进逍遥自在、自由快活的幸福时空呢?我想,这不仅碗窑村人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人生问题,也是全人类需要面对的永恒话题。

夜的帷幕缓缓落下,周边的视野逐渐漆黑下来。我一个人走在细长的巷道里,准备以静默的方式告别这个无数次抵达的村庄。我觉得,在面对一个时间里走来的事物时,安静是一种难得的体面。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们步履蹒跚,身体向偻,相互搀扶,从我的对面慢慢走来。他们与我相错在一个黑色的时空里,一条瘦长的巷道,他们去向了的深处。我看着他们的背影,直到他们完全地消失在夜黑色海洋里,才转身离开。

老家阿拉门,坐落在滇东南大山中,一个土山与石山结合部的坝子边上。今天,这块肥沃的坝子上,人们夏秋时节种植成片的烤烟,冬春时节种植金黄的油菜,在烟叶和菜花簇拥的碗窑村里,继承土陶制作技艺的人们,潜心制陶、烧陶、卖陶。他们生活的篇章,在新的年代里沿着百年延续下来的梦想,向着追求幸福的方向走去。2012年12月20日,碗窑村被国家住建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之一;2013年5月19日,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碗窑村土陶文化之乡”……在新的时空里,土陶制作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焦虑和茫然,他们世代都在追求着美好的人生,但是,要怎样才能绕过那些磕磕绊绊的命运起伏呢?要怎样才能走进逍遥自在、自由快活的幸福时空呢?我想,这不仅碗窑村人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人生问题,也是全人类需要面对的永恒话题。

春日,天气渐暖,某夜突然蛙声四起,清晨起床,奶奶说:“可以撒辣子秧了。”于是,我们弟兄几个,各自背上一篮晒干的猪粪,扛着锄头就去整理秧地。秧地位于寨脚的水田边,每家一亩,三、四平方米大小,呈弧形排列在田边。拔完白菜和蒜苗的秧地,还很松软,不费多少力,就被我们深挖了一道,还把土堡也就敲细了。

老家收集和保存辣椒、酸果、茄子等作物的种子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食用成熟的果实时,将种子掏出来,不淘洗,直接放到棕片上滤干汁液,种子就牢牢地沾在棕片上。沾满种子的棕片被放在火塘上面的吊架上,既可以保持干燥不致霉烂,又不会被老鼠偷吃。

奶奶剥下辣椒、酸果、茄子的种子,进行播撒。撒种时是有讲究的,不能站着从高处撒下去,说那样会把种子的耳朵震聋了,种子就不会发芽了,得贴着地面轻轻地撒,撒完之后在盖上一层猪粪,浇上水。

以后每天都要浇一次水,因为紧挨着田,取水很方便,但浇水很讲究方法,不能直接把水浇到秧的倒下去,那样,出苗前会把种子冲了翻出来,出苗后也会把幼苗冲倒,根系裸露;而要采取泼的方式,就是通过手腕用力,把一瓢水抛洒出去,在空中形成一张拱起的透明网,再轻轻地罩下去,模仿天然雨露的滋润。每家都是天旭日东升的时候浇水,于是,晨曦中,秧地里抛洒起的水花此起彼伏,形成一幅春耕劳作图。

秧地位于一丘水田与一丘旱田的结合处,水田里的水从田埂下慢慢漫到旱田里,使旱田土堡间的低洼处汪着一汪一汪的水。在辣椒苗成长的过程中,小蝌蚪和泥鳅开始活跃了。这丘田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在水洼里捞些小蝌蚪,养在玻璃瓶里玩,几天后又放回田里,捞的泥鳅,挖的野芹菜,却被做成了美食。

秧苗长到一拃多高时,雨水也来了。辣子秧、酸果秧、茄子秧都被移栽到大田里,但秧地也没有闲着。老人对土地的利用非常科学,在撒辣子秧时,就套种了玉米,这些早玉米都是糯玉米,在肥沃的秧地里疯长,到七月半时,就能吃上青玉米。

碗窑记

□ 张伟锋

邓鸿国等到缅甸(今临翔区)烧制坛罐。”这三人来到缅甸后,开始烧制坛罐,以此谋生。后来,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陶土资源,便在这里迎娶了当地布朗族人的女儿,安家于此,世代繁衍,世代传承制作土陶。转眼之间,时间就跨出了300多年的步伐,他们作为首创者,早已消逝在风中,但他们的后代,却在此繁衍到了第八、九代。然而,即便时间过了几百年,可是作为一种内在的“遗产”,碗窑的土陶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它的灵魂始终飘荡在生活的氣息里。这或许正是三百年来,我们只记住了进入缅甸烧陶者和当下部分烧陶者的真正原因所在。

在艺术的求索上,碗窑村近些年涌现出的一些制陶人,他们在为此做着自己的努力,比如邓安康、罗星青、杨道、杨明,再比如双江县城边的申健宇,虽然其人,其地在双江,但与碗窑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制陶者是碗窑人,烧陶者也是碗窑人,陶土也是来自碗窑村。从这些质地出发,也可以把申氏算作是出于碗窑村。这些可以算是碗窑村的内部突围。在外部分人上,当地引进了一家土陶生产企业,大概的意思是借艺术家的思考力,融景德镇陶瓷技

艺,作用于碗窑村的土陶。这种互取长处探索方式,或许对出现带有艺术气息的作品是有帮助的。不过,一切尚且开始,最终走到哪里,出现什么结果,我们只能交给时间,时间会回答我们的一切期待。

从碗窑最初制陶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在这些历史中,是否有一些有价值的线索遗留下来呢?带着这些疑问,2011年8月,考古工作者们对碗窑村一号龙窑窑头的两侧进行了试掘。在挖掘过程中,工作人员开挖了两条探沟,出土了陶器四系罐、双耳罐、花瓶、碗及陶瓷碎片近2000片。同是这一年,在距离碗窑村几公里的博尚镇大羊地清代墓地,在意外中被发掘,清理发现长方形竖穴土葬墓50多座、圆形竖穴火葬墓10余座。出土遗物有陶罐、红陶葫芦瓶、玉壶春瓶、青花瓷器、青花瓷盘、烟斗、漆器等。这两个地点出土的四系罐形制相似,初步推断,大羊地墓地部分出土陶器应为碗窑龙窑烧制,同时也证明了龙窑的建造历史应该为清代。

在广阔的坳托坝子上,曾经生活着无数勤劳的人们。他们在历史的时刻里出现,在历史的时段里谋生、求幸福,又在某个历史时刻悄然逝去。他们源源不



鹭影

丁树荣 摄

我在黄昏时走进碗窑村,大地上的山峦已淹没了滚圆的太阳。在西边的天空上,还留有一些夕阳离去之后的金色光芒。在很多时空里,我打量过它们的样子,它们美丽、魔幻,而且富有层次感,只不过,它们出现和停留的时间总是很短。在路上,我很少遇到行人,偶尔遇到一两个,也只是相互对视、微笑示意,然后,擦肩而过,继续按照各自的轨迹运行,走了几步之后,再回首去看他们,却已消失在小巷之中。

碗窑村坐落在临沧机场附近,相互之间距离三四公里左右。碗窑村的周边是腊托布朗族村、大勐准傣族村、勐托大寨傣族村、幕布拉族村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在历史上,“碗窑”这个名字的由来与土陶制作息息相关,又因土陶以龙窑烧制粗碗为主而得名。从村庄最初诞生,到发展,到沉浮,再到继续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这期间,有美好圆满,也有苦难艰辛,甚至有战争出现。现如今,碗窑村已经发展到有5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村庄里有80多户人家从事土陶生产,手工生产作坊有100多间,他们活在地理空间不曾变化的坳托坝子上,像他们的先辈,日出日落之间劳作,日落日出之间安享人间幸福。

沿着时间的隧道,逆流而上。我来到一条修长的龙窑面前,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这条龙窑,在碗窑村属于年代最为久远的龙窑之一。据《临沧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湖南人杨义远、罗万升、